

最具特色瘦金体

提起宋徽宗赵佶，不免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。同样才华出众，同样是亡国之君，同样的被帝位耽误了的艺术天分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笔者爱书法而自娱，所倾慕者有宋徽宗最具特色的瘦金体：笔锋撇画如刀，转折急下，铁画银钩，捺画又柔情似水、飘逸灵动。草书收放自如，圆润不失豪放，如行云流水，尽显风流。真乃字如其人，充满了矛盾与对立。《书史会要》评价说：“徽宗行草正书，笔势劲逸，初学薛稷，变其法度，自号‘瘦金书’，意度天成，非可以形迹求也。”赵瘦金体确是在唐代薛曜、薛稷兄弟的字体上进行了改良与升华，并自成一家。看薛曜碑刻《夏日游石淙诗》，其笔法、间架与赵瘦金体相似度极高，只是薛曜书结字的变化更多，而赵瘦金体带有绘画技法，钩画更像仙鹤的腿，故又名“鹤体”。

薛曜乃武则天时期大臣，工于书法，被后人誉为“瘦金体之祖”。其堂弟薛稷更为有名。薛稷好古博雅，工书法，与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并列为初唐四大书法家，有《信行禅师碑》存于世。薛稷能画人物、佛像、树石、花鸟，尤以画鹤著称。诗人李白撰文《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》赞曰：“紫顶烟焰，丹眸星皎。昂昂伫眺，霍若惊矫。形留座隅，势出天表。谓长鸣于风霄，终寂立于露晓。”五代黄筌出现以前，薛稷画鹤一直被公认为难以超越，可惜作品未留传至今。

宋徽宗亦曾画鹤。政和二

年(1112)上元之次夕(正月十六日)，都城汴梁正举办为期五天五夜的灯火大会。典礼刚刚结束，上空忽然云气飘浮，一群仙鹤在宣德门上方盘旋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其中有两只仙鹤立于宫殿屋顶的两个鸱吻之上，这一幕引来皇宫内外的人们驻足观看，惊叹不已。仙鹤伴随祥云而来，想必是国运兴盛的好兆头，宋徽宗看到此景，即兴作画并赋诗跋，留下了传世经典《瑞鹤图》。瑞鹤寓意吉祥，却未能挽救宋徽宗与大宋的命运。

宋徽宗有多宠爱蔡京呢

读美国伊沛霞所写《宋徽宗》，书中提到宋徽宗在北狩期间作诗词上千首，由蔡京抄录，后蔡因怕惹麻烦而将之销毁殆尽。蔡京是蔡京之子，娶了徽宗女儿茂德帝姬赵福金，担任驸马督卫，官至宣和殿侍制。

蔡京作为“六贼”之首，祸国殃民，罪大恶极，与徽宗的宠信不无关系。

时童贯奉旨三吴访书画奇巧者，留在杭州数月，蔡京陪同游玩，凡是所画屏风、扇面皆赠予童贯，童贯将其引荐，徽宗如获至宝，视为知音，并对蔡京加以重用。蔡京虽然恶贯满盈、声名狼藉，但他在文学和书法上的成就却非常出众。《宣和书谱》称其书“初类沈传师，久之深得羲之笔意，自名一家。其字严而不拘，逸而不外规矩”。时为“宋四家”之一的米芾曾说自柳公权之后，就属蔡



宋徽宗《闰中秋月诗帖》
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

京和蔡卞(蔡京之弟)的书法最好，其次才是他自己。可见蔡京的书法的确非同一般。

宋徽宗有多宠爱蔡京呢？从他赠王希孟所画《千里江山图》给蔡京之举便知一二。蔡京收到徽宗赐画时难掩激动，即写题跋：“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，希孟年十八岁，昔在画学为生徒，召入禁中文书库。数以画献，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，遂诲谕之，亲授其法，不逾半岁，乃以此图进。上嘉之，因以赐臣京，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。”

靖康初年，金人入汴，掳徽钦二宗、皇妃、王子、帝姬等家眷三千人北去，只有康王赵构及徽宗最幼女恭福帝姬(时周岁，金人不知)得免。徽宗生女三十四人，内十四人早死，掳去者十九人，连同柔福、茂德帝姬，驸马蔡京，鄂王赵楷均在内。夏四月庚申朔，大风吹石折木。金人以帝及皇后、皇太子北归。陷于泥淖中的宋徽宗，没有了蔡京等奸党环绕左右，似乎开始清醒了。在一路颠沛流离中捶胸顿足、几

度求死，幡然悔悟，然为时已晚。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曾写《南归纪闻录》，记录了徽、钦二帝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六宫中骤雨(北宋天崩之时)，到最终死于五国城的全过程。宋徽宗可以说是尝尽了他给黎民百姓带来的各种苦楚——贫寒、饥渴、疾病、骨肉离散，还有金军对二帝及其宗室肉体与人格上的侮辱与践踏，也正印证了因果循环不虚。

蔡京深度绑定宋徽宗，不单是溜须拍马，也与之结为儿女亲家。蔡氏一族位高权重、权倾朝野，然国难当头，鲜有善终者。看来，奸臣不光坑害国家，也躲不过祸及全家。

对艺术的追求无所不用其极

《大宋宣和遗事》记载：“哲宗崩，徽宗即位。说这个官家，才俊过人：口赓诗韵，目数群羊；善写墨君竹，能挥薛稷书；通三教之书，晓九流之法。朝欢暮乐，依稀似剑阁孟蜀王；论爱色贪杯，仿佛如金陵陈后主。遇花朝月夜，宣童贯、蔡京；值好景良辰，命高俅、杨戬。向九里十三步皇城，无日不歌舞作乐。盖宝篆诸宫，起寿山艮岳，异花奇兽，怪石珍禽，充满其间；画栋雕梁，高楼邃阁，不可胜计。役民夫百千万，自汴梁直至苏杭，尾尾相含，人民劳苦，相枕而亡。加以岁岁灾蝗，年年饥馑，黄金一斤，易粟一斗；或削树皮而食者，或易子而餐者。”

“花石纲之役”早在宋徽宗即位之初就已开始。宋徽宗为了修建皇家园林艮岳，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奇花异石，并通过水路运输。当时，“纲”意指一个运输团队，往往是十艘船称一“纲”，指挥花石纲的有杭州造作局、苏州应奉局等，奉皇帝之命，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，“南石东运”。由于花石船队所过之处，当地的百姓要供应钱谷和民役，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，拆毁桥梁，凿坏城郭，江南百姓苦不堪言，《宋史》记载“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”。宋徽宗对艺术的追求可谓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，然而他以玩艺术的心态来玩弄需要严肃对待的国家政治，必招反噬。满腹才华的宋徽宗本想借书画、园林来彰显其不凡的统治，并希望用金石碑刻传播文化来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，却未曾以民为本，而是把北宋大好河山浓缩于纸上情趣并拱手送人，实属本末倒置，造梦而已。

(摘自《书屋》2025年第2期)

死囚牢中。杨卓听到这个结果后，立即来见主审官。问明情况后，杨卓说：“伐木的士兵这么多，怎么可能人人都是杀人者呢？况且严刑拷打，无辜者经受不起，也会屈打成招。怎么能让无辜者偿命呢？”主审官听了杨卓的话很不高兴，便有意为难杨卓，说：“如此说来，您有办法知道谁是杀人者和无辜者喽！”杨卓说：“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，神情举止是不一样的。细细分辨，就能找到凶手！”说完，杨卓让主审官将20名伐木的士兵带到庭下，排列成一行。杨卓两眼盯着伐木的士兵看了很长时间，突然指着两个士兵说：“你们是杀人者！”两个伐木的士兵大惊，很快招认了自己的罪行。

主审官见杨卓果然辨出了凶手，又惭愧又佩服，其他伐木的士兵更是千恩万谢，争相传颂杨卓的美名。



(摘自宋伟编著《每天学点历史智慧》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)

苏天爵：重调查，重取证，重分析

苏天爵是元代著名学者，一生著述甚丰。同时，他又是一名在当时享有盛誉的大法官，历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、中央监察御史、中书省刑部郎中，长期负责监察和司法工作，一贯秉公办案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

至顺三年(1332年)，他奉命到湖广行省检查工作。他不避山高路险，冒着瘴疫走遍了各地。许多囚犯鸣冤叫屈，他问：“御史台的官员每年来视察两次，你们为什么不及时申诉呢？”囚犯们纷纷说：“那些官员来，都是例行公事，只有您才是真正办事的啊！”苏天爵果然不负众望，盛暑之下，他通宵达旦地批阅案宗，纠正了许多错判的案子。

常德民卢氏、莫氏、汪氏三人一起外出打工，卢氏误坠水中溺死。卢氏的弟弟是个不法僧人，哥哥死后，他多次调戏嫂子，都遭到拒绝。他恼羞成怒，决定报复。

卢氏死去几年后，他弟弟跑到官府告状，诬蔑嫂子和莫氏私通，二人合谋杀害了卢氏。莫氏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

古人断案的智慧

汉，重刑之下，屈打成招，妄称自己杀了卢氏，并把尸体和凶器丢在谭氏家旁的沟里。官府派人去找尸骨和凶器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在卢氏弟弟的威逼利诱下，谭氏作证自己当年曾目睹一具尸体漂走。

苏天爵觉得这个案子疑点颇多，决定重新审理。他把谭氏找来审问，谭氏是个瞎子，一口咬定自己当年眼睛还没瞎，确实看到一具尸体漂走。苏天爵经过调查，得知谭氏在卢氏死之前就是盲人，判案者不加分析稀里糊涂地断了案。他下令释放了莫氏和卢氏妻。

沅陵(今湖南沅陵县)民文氏，因多年无子，曾收养外甥雷氏为子。后来，文氏亲生了两个儿子，便把雷氏送回去了。雷氏非常不满，怀恨在心，一直图谋复仇。这时候，文氏的两个儿子也已长大成人。一次，兄弟俩乘船外出贩卖茶叶，船路过雷氏家，雷氏搭上船，在途中用斧头砍死了两个表弟，随后，逃之夭夭。

案发后，官府在船上找到

一件沾满血渍的外衣。雷氏作为重点嫌疑犯，被抓了起来。经过审讯，他承认了犯罪事实，交代把凶器丢进了河里。后来，他的家人用钱买通了官府，官府竟然以案发已经超过三年并有疑点为由，释放了他。

苏天爵来沅陵视察时，文氏哭啼着跑来喊冤。苏天爵认真地查阅了初审材料并派人从河里打捞上那把斧子，经过一番取证，他确认雷氏确是凶手。他责问沅陵县令说：“案发距今才两年半，你怎么说三年呢？经过调查，这件血衣正是雷氏的，没有杀人，哪来的血渍？案发的地点正好在雷氏家不远处，而且还捞上了斧头。事实确凿，你怎么说是疑案呢？”雷氏得到应有的惩处。

贪官重钱财，有了钱财，人心变兽心，试想，胸怀兽心之人，又怎能秉公断案？庸官重酷刑，重刑之下，必出冤鬼。这就是文中卢氏错案形成的原因。清官又“清”在何处？“清”在秉公，“清”在心正，“清”在有才能。苏天爵不贪不昏，重调